

集部

鐔津集卷四

宋 釋契嵩 撰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

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强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揚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予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茍避戎狄列國强横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

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為人至愚也其為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於子孫況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為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躡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

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内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為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為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為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為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

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為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囂囂嘌嘌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

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為身也為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毫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一作君子其有為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

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葢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己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

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增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

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凖以毁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税亂車服宫室上僭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别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為古而有不為今

而無不為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為帝為王行之未至所以為五霸為諸侯絶而不行所以為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而不學者其為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覶其書則一一可辨槩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為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為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為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為之禮也有上下内外使喜

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疎為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佚為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怨而發惡者不得相夌為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為之仁也教其寛厚而容物為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為之智也教其疎通而知變為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

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脩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絶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徳於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為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

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開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

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為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為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為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為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為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為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

後世之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為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為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為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為哉問

曰鄭氏其觧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

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葢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别思慮狥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别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狥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為物也無知孰能諄諄

而命其然乎怪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為而或者黙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為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

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於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為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為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茍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

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

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大或作性 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

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訶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絶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黙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為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

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壹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

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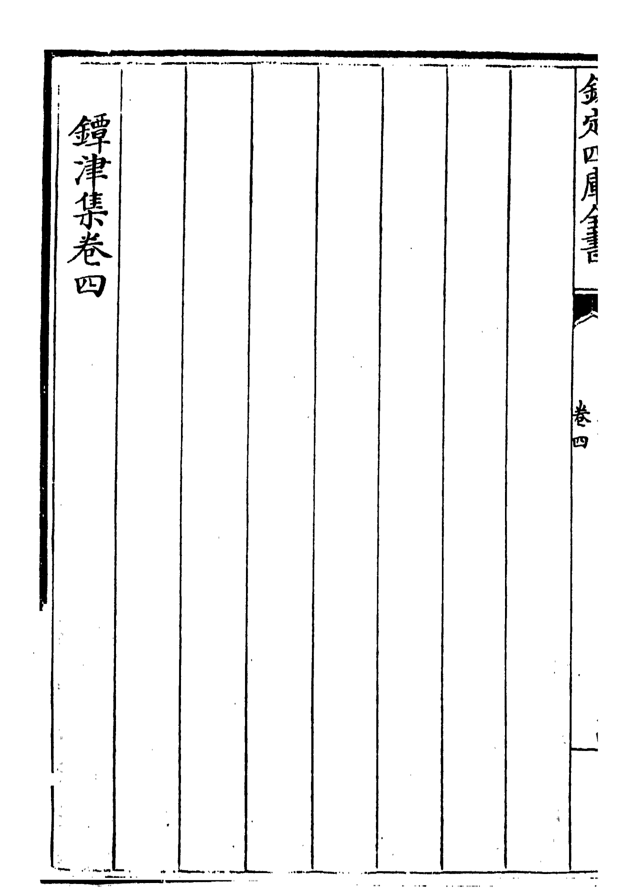
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

李翺其能中庸乎曰翺乎其儆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

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

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

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鐔津集卷四

鐔津集卷五

宋　釋契嵩　撰

論原 初十篇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教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

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親疎而
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
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
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
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
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
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

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舉而時愈亂葢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為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視九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葢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

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餙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醻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聘之

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
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
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沈重
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
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
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
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
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

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一本無所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

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為而無累也大無為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九官四岳十二牧其人當也故

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以天下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為有茍私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懐之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聖人或作君子誠之則五材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無煩法

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而不章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予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予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政或作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萬端有所决也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甚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慭也義也者何域大中

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埶者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

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為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

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平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

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畀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為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髙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

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懐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偽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妻委已者也柔馬媚之與衆為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臾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瀆刑則政

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
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葢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
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
秋罪之葢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
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
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

教不至也非所効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

脈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而後推諸其人焉人之未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耶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

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寛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

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茍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所以為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是故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相為孝悌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

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奉公為之禮以節其哀樂之
情為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
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己曰使民如
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寬之不以刑為禹南狩
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
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
堯舜心為其心令朕為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
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

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篤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恝然不相從而為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鄭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奈何又後

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茍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間曰子誠通於時而

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偽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淵默為之政務於寬厚恥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

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儒輔相力行王道天下遂大治貞觀三十年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粮歲卒斷獄不過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而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何如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裁或作材）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闗闠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己而己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蓋

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飡兮葢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葢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强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尨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强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强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畆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
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
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
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
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
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
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藺相如之
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

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鼂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實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袪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顔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旼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也嗚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

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官學無所信也故善為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為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為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

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久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為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堠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堠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

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為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為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

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於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

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
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
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
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
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
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

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書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

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有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為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為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偽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天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竒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内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禀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

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禀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未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無邪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决為我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可得而言之也淵淵默默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

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仁或作人孰曰皇無道眞乎曰如此也孔子盡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爲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茍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爲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爲而爲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僞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政刑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爲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

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羸粮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苐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為

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徼者也烏足以知道淵耶或者曉

然而作

鐔津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鐔津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鐔津集卷六　　宋　釋契嵩　撰

論原　次前十篇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

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

至于孟津不詰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

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别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

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曾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太伯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

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廹于强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滛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此乃專擅意也在理當作擅與禪契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

有誰與讓矣揚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脩信也而霸孰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底幽十

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名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者字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

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我其舍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傅會于孫子吴起之説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懐功懐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顯

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

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

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

也用或作則或無用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陰天下其將成乎其陰者文言也而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貫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夫

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違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忘或字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滅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

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為文如不正何以質為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廋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廋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也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

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脩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内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田田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吕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吕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

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闇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

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偽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衆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失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為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辨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

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之不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偽偽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

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名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名二字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

鍾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

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顔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

曰極之其實福之令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為聖賢邪視髙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脩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慊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恥之富貴而有道

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

人其聖人之全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為可見而其所以為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遯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茍事誠而義博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茍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茍也可為則為之也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

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
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
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脩也禮
不脩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
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静將天下之教化
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吕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
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
之隱不畢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

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脩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脫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

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

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者怨不用君子也雖

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脩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筆悞宜作助兼）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隳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鐔津集卷六

鐔津集卷七

宋　釋契嵩　撰

論原 文勢稍短於前總會二十篇成卷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覲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

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歛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譏人者也譏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其盜跖饍人肉而

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

人悛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

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性情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干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髫髻未翦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㒖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

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
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
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
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
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
而嚚嚚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
奚貴其當時者古語云日中則熭操刀則害言適用於
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耶而

伊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備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横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

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黄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黄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揚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揚子為劇秦美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怍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鼂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古未卷而鼂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全涌飛書走檄不足其

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曁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説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為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

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强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

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脩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

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昌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

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窿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二字）是地道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無地字）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曰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

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廵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絶也茍其公衆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茍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盖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盖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

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耶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

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歛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

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盖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舄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盖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

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鼔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

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脩

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傅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

至今以聖相稽之髙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猒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寛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琯顔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

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辯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允異矣哉太史公言雖慱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傅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踈矣誠踈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

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迦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有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爾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黄憲之為人

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袁奉高之遁世也不忌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别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察足以有别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譏

為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為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箕箒而誶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詘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

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别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為子文王之為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令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

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揚子雲見易之

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政字為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為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説詩不若從毛公之為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巳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太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為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

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已而為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為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為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為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猒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篤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爲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

暇辨之因子令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絶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為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

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敗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

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郛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賤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

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

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己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為耶應曰無為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汩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

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惟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為之内書者客拜而去

鐔津集卷七

鐔津集卷八

宋 釋契嵩 撰

雜著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塘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髙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

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

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嚮應故漢徳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栁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徳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内觀其文知所以脩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懐仁義而

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
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
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脩理不可不
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彼戎狄叛命充慝之邊鄙令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
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
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
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歷數之無

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髙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恱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

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盾

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

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

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

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

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藹然天下不治未之

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

說皆愕然不辯本或從辨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槁矣農夫忙忙無所奈何百穀湧貴乃倍其價道路餓莩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救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與子竊語之吾嘗聞諸長者當荒旱時謂

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漑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闕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寃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禜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

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僭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
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
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脩國事脩則其氣和洽氣和洽
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
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
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
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不脩國事不脩則人不
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

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雞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為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邪問者趯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從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

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為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説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

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惡人之朝恥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為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為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

與不脩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不與人為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為恭乎不與人為善孰為容乎以君子之道較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横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吏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

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毗睚恣作碩懦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亷寛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為人也盖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辭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

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諫班師於霍邑號哭

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西圖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咸陽高祖不納號泣聲聞帳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尉遲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誅於臨朝殿前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登極初可汗寇涇州總兵百萬至渭水便橋太宗獨上以輕曜軍容可汗見懼而請和故刑白馬盟於便橋上而去拒德彞之諂何沮天下之佞人也貞觀初奏秦王破陣樂曲封德彞對曰陛下以聖武戡亂玄極奏樂象德定文容以為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突厥背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

之有禮也貞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叛羣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和乘其亂而滅之邪縱部落盡叛六畜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擒取

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羣臣曰赦有罪乃不軌輩古語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故朕不頻赦庶得四海安泰也

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太宗初奏新樂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之隆替皆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為玉樹後庭齊之亡為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苦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其音具在今公奏之公則不悲耳

與孔穎達論籍田何知經也貞觀初耤田方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

禮上曰禮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令見少陽之地田於東郊益其儀也亦何不合於古禮者哉

罷營閣之議何惜民力也羣臣以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上曰朕德慚漢文豈可過勞民力竟不許幾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閉戶行不齎糧何天下之廣讓也貞觀四年冬斷刑四十九人幾致刑厝嶺外之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也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無欺負也貞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明年秋來就刑至是畢集而詔以原之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太宗納魏徵諫爭見於本傳甚衆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文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世以

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則抱周禮以從之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

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爻或作義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

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文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彝倫萬物斁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絶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説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精而且至大畧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

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文或作義）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虙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其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

人楊何而所傳遂絶其後諸儒用已見各為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而以稗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揚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

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逍遥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狼蛟龍㦕㤧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淳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自得昔

夫黄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曽參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嘗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别若所謂者緊何以明之黄帝之為生也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既執厥中而徧天下帝堯之為生也其仁如

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為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為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亹亹穆穆為綱為紀以治洪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為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單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為生也相地之宜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為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

為生也孝道昭由之為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為生也激
大㣲栁下恵之為生也懐至和桀之為生也務之凶徳
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為生也拒乎諌飾
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戹火死
為極大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慝桀紂惡來之為生也間
亂君臣盜跖之為生也𣏌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黄帝
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
得者參由夷恵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

也刀與劒同鋏以謂自然乎劒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别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羣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春容在聲而聽者不可以盡其音暐曄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

天地而未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有于無無無于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為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樊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

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輿人不為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輿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宇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闒茸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輿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輿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遥曰不待黄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

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脩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名公輔之脩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夔之典樂也

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狙公之賦芧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絃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内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為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别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況大通乎況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為聖乎故荀卿曰

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覿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

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為聖人為賢人為仁人為義人為小人為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

明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覿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為空惑者皆為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為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為聖又奚缺如謂之唯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潰履至危而不岌不為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

窮此或真道逍遥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閒三十年雜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逞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别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共之不得已山

林而已昔曾點顔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沈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揚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滞拘絶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

公望孔子顔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無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猱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為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徤以割雞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殫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骫髒于世無所信適封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絶其精怯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

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啇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令也評漫之時或亡幾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為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己任邪蓋性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為物也其亦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

止（止或作沮）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巽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況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為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兮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

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舂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怪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漦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爲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

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虗而來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唫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琯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唫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導道行己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為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

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明文物以遺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

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

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盖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脩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茍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睎聖人之志

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容無以吾喜儒為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與以之脩身則清淨齋戒以之脩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

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人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豈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

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旣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心以行其教也者徹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

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嘐嘐相訾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烏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

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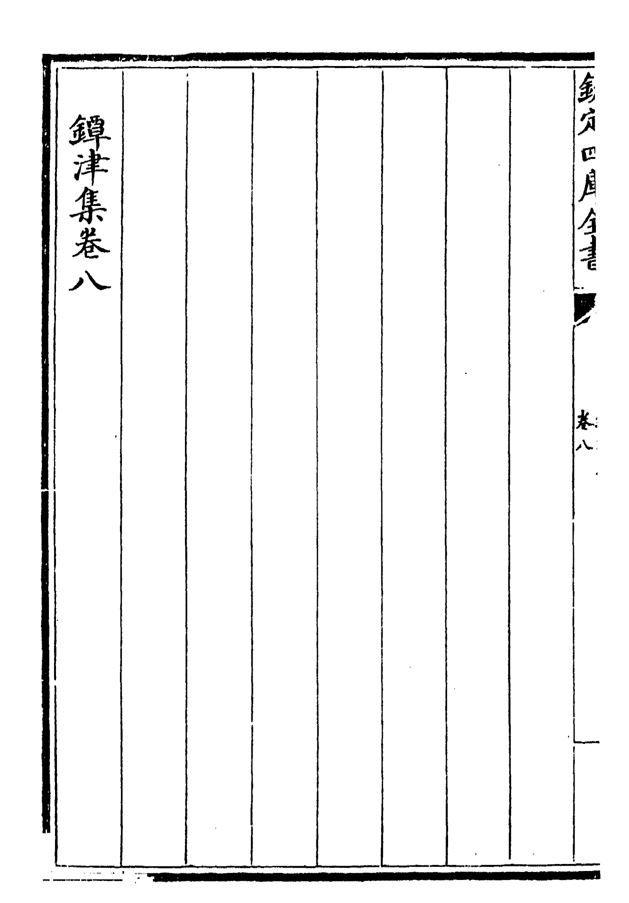
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為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為俗所誇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脩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憮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

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為禮者但貌恭而身僶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内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専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卧見盧鴻於唐輙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

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籧篨僶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為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鐔津集卷八